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二十四回 唐探花酒樓聞善政 徐公子茶肆敘衷情

話說那個老者坐下道：「酒保：取半壺淡酒。一碟鹽豆來。」唐敖見他器宇不俗，向前拱手道：「老丈請了。請教上姓？」老者還禮道：「小弟姓儒。還未請教尊姓？」當時多、林二人也過來，彼此見禮，各通名姓，把來意說了。老者道：「原來三位都是天朝老先生，失敬，失敬！」唐敖道：「老丈既來飲酒，與其獨酌，何不屈尊過去，奉敬一杯，一同談談呢？」老者道：「雖承雅愛，但初次見面，如何就要叨擾！」多九公道：「也罷，我們『移樽就教』罷。」隨命酒保把酒菜取了過來。三人讓老者上坐，老者因是地主，再三不肯，分賓主坐了。彼此敬了兩杯，吃些下酒之物。唐敖道：「請教老丈：貴處為何無論士農工商都是儒者打扮，並且官長也是如此？難道貴賤不分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敝處向例，自王公以至庶民，衣冠服制，雖皆一樣，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：其色以黃為尊，紅紫次之，藍又次之，青色為卑。至於農工商賈，亦穿儒服，因本國向有定例，凡庶民素未考試的，謂之『游民』。此等人身充賤役，不列四民之中，即有一二或以農工為業，人皆恥笑，以為游民亦掌大業，莫不遠而避之。因此本處人自幼莫不讀書。雖不能身穿藍衫，名列膠庠，只要博得一領青衫，戴個儒巾，得列名教之中，不在游民之內；從此讀書上進固妙，如或不能，或農或工，亦可各安事業了。」唐敖道：「據老丈之言，貴處庶民，莫不從考試出來。第舉國之大。何能個個能文呢？」老者道：「考試之例，各有不同：或以通經，或以明史，或以詞賦，或以詩文，或以策論，或以書啟，或以樂律，或以音韻，或以刑法，或以歷算，或以書畫，或以醫卜。只要精通其一，皆可取得一頂頭巾、一領青衫。若要上進，卻非能文不可；至於藍衫，亦非能文不可得。所以敝處國主當日創業之始，曾於國門寫一對聯，下句是『要好兒孫必讀書』，就是勉人上進之意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請教老丈：貴處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，想是其人賢聲素著，國主賜匾表彰，使人效法之意。內有一二黑匾，如『改過自新』之類，是何寓意？」老者道：「這是其人雖在名教中，偶然失於檢點，作了違法之事，並無大罪，事後國主命豎此匾，以為改過自新之意。此等人如再犯法，就要加等治罪。倘痛改前非，眾善奉行，或鄉鄰代具公呈，或官長訪知其事，都可奏明，將匾除去，此後或另有善行，賢聲著於鄉黨，仍可啟奏，另豎金字匾額。至豎過金字匾額之人，如有違法，不但將匾除去，亦是加等治罪，即『《春秋》責備賢者』之義。這總是國主勉人向善，諄諄勸戒之意。幸而讀書者甚多，書能變化氣質，遵著聖賢之教，那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。」四人閑談，不知不覺，連飲數壺。老者也問問天朝光景，嘖嘖贊美。又說許多閑話。老者酒已夠了，意欲先走一步；唐敖見天色不早，算還酒帳，一同起身。老者立起，從身上取下一塊汗巾，鋪在桌上，把碟內所剩鹽豆之類，盡數包了，揣在懷中，道：「老先生錢已給過，這些殘肴，與其白教酒保收去，莫若小弟順便帶回，明日倘來沽飲，就可再叨餘惠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又拿起一把酒壺，揭開壺蓋，望了一望，裡面還有兩杯酒，因遞給酒保道：「此酒寄在你處。明日飲時，倘少一杯，要罰□杯哩。」又把醬豆腐、糟豆腐，倒在一個碟內，也遞給酒保道：「你也替我好好收了。」四人一同出來，走了兩步，旁邊殘桌上放著一根剔牙杖，老者取過，聞了一聞，用手揩了一揩，放入袖中。

出了酒樓，到了市中。只見許多人圍著一個美女在那裡觀看。那女子不過□三四歲，生得面如傅粉，極其俊秀，惟滿眼淚痕，哭聲甚慘。老者歎道：「如此幼女，教他天天拋頭露面，今已數日，竟無一人肯發慈心，卻也可憐。」唐敖道：「這女為何如此？」老者道：「此女向充宮娥，父母久已去世。自從公主下嫁，就在駙馬府伺候，前日不知為何忤了駙馬，發媒變賣，身價不拘多寡。奈敝處一錢如命，無人肯買。兼之駙馬現掌兵權，殺人如同兒戲，庶民無不畏懼，誰敢『太歲頭上動土』？此女因露面羞愧，每尋自盡，俱被官媒救護。此時生死不能自主，所以啼哭。二位老先生如發善心，只消□貫錢就可買去，救其一命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破費□貫錢買了，帶回嶺南，服侍甥女，豈不是好？」唐敖道：「此女既充宮娥，其家必非下等之人，我們設法救他則可，豈敢買去以奴婢相待，不知其家還有何人，如有親屬，小弟情願出錢。令其親屬領回，倒是一件美舉。」老者道：「前日駙馬有令，不准親屬領回，如有不遵，就要治罪。因此親屬都不敢來。」唐敖聽了，不覺搔首道：「既無親屬來領，又無人救，這卻怎好？為今之計，只好權且買去，暫救其命，再作道理。」於是托林之洋上船，取了□貫錢，交給老者，向官媒寫契買了。老者交代別去。

三人領了女子，回歸舊路。唐敖問其姓氏。女子道：「婢子複姓司徒，乳名蕙兒，又名嫵兒；現年□四歲。自幼選為宮娥，伺候王妃，前年公主下嫁，蒙王妃派人駙馬府。父親在日，曾任領兵副將，因同駙馬出兵，死在外邦。」唐敖道：「原來是千金小姐。令尊在日，小姐可曾受聘？」司徒嫵兒道：「婢子獲罪，蒙恩主收買，乃係奴婢，今恩主以小姐相稱，婢子如何禁當得起！」林之洋道：「剛才俺妹夫說斷不肯以奴僕相待，據俺主意：小姐從今拜俺妹夫為義父。彼此也好相稱。」說話間，來到岸邊，水手放過三板，一齊渡上大船。林之洋命司徒嫵兒拜了義父，進了內艙，與呂氏、婉如兒禮；復又出來，拜了多、林二人。唐敖又問可曾受聘之事，嫵兒滴淚道：「女兒若非丈夫負心，今日何至如此！」唐敖道：「你丈夫現在做何事業？為何負你？」嫵兒道：「他祖籍天朝。前年來此投軍，駙馬愛他驍勇，留在府中，作為親隨。但駙馬為人剛暴，下人稍有不好，立即處死，就是國王也懼他三分；又性最多疑，惟恐此人是外邦奸細，時刻提防。去歲把女兒許給為妻，意欲以安其心，誰知他來此投軍，果非本意。女兒既有所見，兼因駙馬暴戾異常，將來必有大禍，惟恐玉石俱焚，因此不避羞恥，曾於黑夜俟駙馬安寢，暗至他的門首，勸他急速回鄉，另尋門路。不意他把這話告知駙馬，公主立將女兒責處。此是今春的事。前日女兒因駙馬就要出外閱兵，恐他跑去，徒然勞苦，於事無益，又去勸他及早改圖，並偷給令旗一枝，以便私自出關。不意他將此話又去稟知。因此駙馬大怒，將女兒毒打，並發官媒變賣。」唐敖道：「你丈夫既來投軍，為何不是本意，況跟去閱兵，或者勞苦一場，掙得一官半職，也未可知，怎麼你說與他無益？這話我卻不懂，你丈夫姓甚名誰？現年若干？你們既已聘定，為何尚不完婚？」

嫵兒道：「他姓徐，名承志；現年二旬以外。駙馬雖將女兒許配，終懷猜疑，惟恐仍有異心，故將婚期暫緩。女兒因他由天朝數萬里至此，若非避難，定有別因，意欲探其消息，奈內外相隔，不得其詳。去歲冬間，他跟駙馬進朝議事，女兒探知回來尚早，正好看其行藏，即至外廂，暗將房門撬開，搜出檄文一道，血書一封，這纔曉得他是英國公忠良之後，避難到此。因此今年兩次舍死勸他，及早改圖。女兒原想救出丈夫，冀其勉承父志，立功於朝，以復祖業，庶忠良不至無後，英公亦瞑目九泉。倘得如願，女兒一身如同蒿草，即使駙馬聞知，亦必含笑就死，復有何恨！那知他無情無義，反將女兒陷害。若說他出於無心：今春女兒被責，幾至九死一生，合府無人不曉，他豈不知？今又和盤托出，竟是安心要害女兒，卻將自己切身之事全置度外，豈非別有肺腸麼？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

唐敖聽罷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此人既是徐姓，又是英國公之後，兼有檄文、血書，必是敬業兄弟之子無疑。數年來，我在四處探信，那知盟姪卻在此處。吾女如此賢德，不避禍患，勸他別圖。他不聽良言，已屬非是；反將此話告訴駙馬。此等行為，真令人不解，你休要悲慟，其中必有別情，等我前去會他一面，便見分曉。」嫵兒止悲道：「義父呼他為姪，是何親眷？」唐敖就把當日結拜各話，細細告知。隨即約了多、林二人，尋至駙馬府，費了許多工夫，用了無限使費，才將徐承志找出。徐承志把唐敖上下打量，細細望了一望道：「此非說話之處。」即攜三人，走進一個茶館，檢了一間僻室，見左右無人，這才向唐敖下拜道：「伯伯何日到此？今在異鄉相逢，真令姪兒夢想不到。」唐敖忙還禮道：「賢姪如何認得老夫？」徐承志道：「當日伯伯長安赴試，常同父親相聚，那時姪兒不及□歲，曾在家中見過，此時雖隔□餘年之久，伯伯面貌如舊。所以一望而知。」因向多、林二人見禮道：「二位尊姓？」唐敖道：「這都是老夫內親。」因將二人姓名說了。茶博士送上茶來。徐承志道：「伯伯因何來到海外？近來武后可緝捕姪兒？」唐敖即將中後被參並緝捕淡了各話告訴一遍。因又問道：「賢姪為何返奔到此？」徐承志道：「姪兒自從父親被難，原想持著遺書，投奔文伯伯處。奈各處緝捕甚嚴，只得撇了駱家兄弟，獨自逃到海外。飄流數載，苦不堪言，甚至僅僕之役，

亦曾做過。前歲投軍到此，雖比僮僕略好，仍是度日如年。但姪兒在此，伯伯何以得知？」唐敖道：「賢姪今已二旬以外，不知可曾娶有妻室？」承志一聞此言，不覺滴下淚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